武松打虎

王少堂口述

橫海郡柴進留賓

景陽崗武松打虎

灌口二郎武松在橫海郡柴莊得著哥哥消息，辭別柴進，趕奔山東陽谷縣尋兄。在路非止一日，走了二十餘天，今日已抵山東陽谷縣地界，離城二十餘里。其時十月中旬天氣，太陽大偏西。

英雄腹中飢餒，意欲打尖。抬頭一望，只見遠遠的烏酣酣一座鎮市。英雄背著包裹，右手提著一根哨棒，大踏步前進，走到鎮門口。抬頭再望只見扁磚直砌到頂，圓圈鎮門，上有一塊白礬石，三個紅字：景陽鎮。

進著門街道寬闊，兩旁店面倒整齊，草房居多。人倒有還不少，正走之間只看見右邊有家酒店，三間簇嶄新草房，檐下插了一根簇嶄新青竹竿，青竹竿上挑了一方簇嶄新藍布酒旗，藍布酒旗上貼了一方簇嶄新梅紅紙，梅紅紙上寫了簇嶄新五個大字：“三碗不過崗”。

再朝店裡一望只見簇嶄新桌凳，簇嶄新鍋灶，簇嶄新案凳，簇嶄新櫃檯，還有兩個簇嶄新的人……你說笑話了，旁的東西有新的，人哪裡會有新的？何嘗不得。

櫃檯裡頭坐了個小老板，二十外歲，櫃檯外頭站了個跑堂的，十八九歲，大概青年人就謂之新人。果然年老的人當然就稱舊人了。俗語說得好：“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趲舊人。”這也要算得一新。

只看見櫃檯外頭在店堂裡頭站得這個堂官，說俗麼就是跑堂的，漂亮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消嘴薄唇，一定都會說伶俐的樣子，頭上帶的把抓的

帽子，身上端一圍裙頭兒系得乾乾淨淨，底下布襪布鞋，兩手叉著腰，望著店門外，見了這個做事？以備招攬買賣。忽然看見一個客家，背著包裹，提著哨棒，站下來不走了。這分明想進來吃酒的。生意人見了生意不得不個招呼，笑嘻嘻搶幾步上前雙手這一抬，一嘴的二八京腔：

“爺！爺老在小店打尖吧！粟黍，高粱，雞子，饅首，薄餅，東西又好，價錢又公巧，爺麼請進來坐吧！”

武二一望望這小二吧，很漂亮的：

“小二！”

“是，爺！”

“你店中可有好酒？”

武松好會品嘛，還沒有進酒店門就先問有好酒。他這個人啦，俠腸傲骨，有點與人不同。在過去的人呢，免不了四個字：酒，色，財，氣。這四個字原來也是不好的，所以現時的人呢對於這四個字沒有了。在那個時代啊，教育不良，都免不了這四個字，唯有武松了，只好兩個字：他只好貪杯好酒，他好動無辜之氣，他好著氣。這就是他這個人一生的缺點。他看見鎮市小，酒店小，恐其沒有好酒吃，這個摻水的酒不得吃頭，莫如就不打尖，所以武二未曾進門了就先問一聲好酒。

“是，爺！小店旁的東西不敢說好，小店的酒身份怪高。外面人送小店八句。”

“那八句？”

“造成玉液流霞，
香甜美味堪誇，
開壇隔壁醉三家，
過客停車駐馬。
洞賓曾留寶劍，
太白當過烏紗，
神仙他愛酒都不歸家，”

“他上那裡去了？”

“醉倒西江月下！”

武二爺聽一聽：

“好！”

這樣“好！”是何故？這樣“好！”，就有一個道理。他家這個酒啊，不但好的，太好了。開壇打酒隔壁就醉倒了三家，人聞聞就醉了。這個酒還有怎麼好呢？呂純陽愛他家酒好，把腰裡錢吃完了，寶劍下下來押酒錢。李太白也愛他家酒好，把腰裡錢吃光了，把烏紗脫下來押酒錢，何說當真的李太白當烏紗，呂純陽押寶劍呢，不會有這回事，這都是吃客之恭維。這個顧客能夠想到這些話來恭維他家這個酒，可想他家這個酒就像個好的。武二爺遂得意洋洋，跟隨著小二去店門，穿店堂，一到腰門，進腰門，裡頭還有一進，一個天井，上頭一座草廳，草廳上倒還乾乾淨淨，有七八張桌子。一個酒客沒得。什麼道理呢？這一刻已過中飯市，太陽倒大偏西了。

武二爺走上來就把包裹跟哨棒，朝右邊桌角上把包裹放了，哨棒戧了。身上灰塵撣撣。正當中這張桌子首座坐下來，小二打把手巾，倒了杯茶：

“爺駕，用什麼酒餚？”

“好酒，好餚，多拿這麼一點！”

“嗄 — 哎！”

噯，這個小二回言說話怎麼變調的？將才在店門口，一嘴的二八京腔。怎麼回言到後頭來說起，說起江北話了，什麼緣故？有個道理。這個小二麼，就是江北人，是我們的同鄉。他怎麼會說京話的呢？因為在店門口招攬買賣。南來北往的客家對於這個江北話覺得有點不普通。他就特為學幾句官話，專為應付客家的。就學那麼幾句，野蠻仔，再多就不行了，所以這刻到了後頭呢，不敢再玩京調了。不如老老實實就玩本調吧，所以因此這個腔調，就，就不同了。

小二到了前頭，拿了一塊牛肉，二斤多重，切得消消薄片，紅砍砍噴香老滷子一澆，一個大盤子，將將的盤子。另外呢，剝了十幾個雞蛋呢，熟雞蛋殼子一剝，雪白粉嫩，拿個小盤抓點白鹽，這個鹽是準備沾雞蛋吃得，裝了兩盤饅首薄餅，打了一壺酒，帶來雙杯箸，一托盤，托到後進草廳，托盤就朝武二爺擺包裹的桌上一放，把點心，酒餚，牛肉，杯箸一起同上來朝武二爺面前一放。小二把托盤起去，站在英雄左邊，笑嘻嘻的望著武二。武二爺把茶杯朝前這一推，伸手就拿酒壺：

“換個大杯！”

“就是了！”

換了一只最大的酒杯。這個酒杯等於跟飯碗差不多,“沙.....”,斟了一杯。‘哎呀，酒不好！顏色不對，香味全無。這種酒何嘗沒氣！吃吃看！看看吃到嘴裡怎麼樣!’

武二爺把這杯酒吃下去嘴兩次：‘咿喂！這個酒壞極了！這就是水酒，一點口力不得，香味全無，奇怪了，和他將才在店門口說的話大不相符，到要來問問他！’

“小二！”

“是， 爺駕！”

“這就是你店中的好酒？”

“哦，不是的，這是小店的中等酒”

“哦，你為何不拿好酒？”

“還要好酒啊，這個酒就不錯了，你人家如再要好酒，除非是‘三碗不過崗’”

“好！”

啊呀，武二爺得意！不錯，未曾進門，看他家酒旗上有一張梅紅紙的貼子，寫的這五個字‘三碗不過崗’。‘我並不懂，也不曉得怎麼講，何妨來問問他?’

“小二，怎麼樣叫‘三碗不過崗’？”

“爺駕，我們小鎮，這個鎮了，叫景陽鎮，離鎮西首七里大路，有座崗，叫景陽崗，東西的大路，南北的高崗，但凡行人向西呢，必由此地要翻崗而過。在小店這個酒不能吃的，只能吃中等酒，果然吃了這等最好的酒啊，只要吃三碗，三碗吃下去，就不能過前面那座景陽崗了，所以外面人送小店個酒名字，叫個‘三碗不過崗’。”

“好！拿一壺來給爺嘗嘗瞧！”

“咿！不能玩，那個酒，差不多的人不能吃，或就吃醉了。”

“不妨！”

“噢，你人家實在要吃可以，我有一句話要問你：你吃過了還是預備不走，今個來就在小店住，小店有房間，那我就拿來把你吃。你如吃過了趕路，那就不行了。”

“趕路！”

“趕路不能。”

“怎麼著？”

“你如果趕路麼，我看你如果向西走啊，恐其後頭不能過那景陽崗，怎麼辦呢？”

“你混講的什麼？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
碗，挺身過崗，拿酒！”

“噢！”

小二一嚇，看來人說話這嗓子跟銅鐘彷彿，房子好像都喊得震震的，撒耳朵底子。再望望他眉頭，看見他眼睛翻起來，眼就挖打挖打的，拳頭跟五升柳斗彷彿，生意人膽力小，一嚇不敢違拗，遵命拿酒，把這一壺不好的酒帶了走，隨時到前頭換了一壺，一定是‘三碗不過崗’。

“唉，爺駕，請用！”

“好！”

武松把酒壺一抓把，又斟了一碗。唉，有趣，這個酒，不要吃，一望就曉得好了。綠澄澄顏色，香味撲鼻，酒凌都把碗邊子。酒凌什麼東西？酒凌就是酒花。究竟這個酒是什麼酒？“三碗不過崗”。“三碗不過崗”怎麼講啊？也無所謂怎麼講啊，這都是賣酒人捏造出來的一些名稱。倒了好酒啊，就聽你起名字了，名字多哪，也不只就一種名字呢，都是古哩古怪的，都叫好喝酒的人聽見啊，還覺得都要嗓子發癢。什麼“透瓶香”了，“捉月清”了，“應風倒”了，“倒算帳”了，什麼又叫“三碗不過崗”。追根窮源，那不過是佳釀原泡。總歸是好酒就罷了。

好酒吃下去，有什麼好處？我看也不見得有好處。就他們吃酒的人說話，這個酒吃下去，只有兩枇好處。什麼好處啊？吃下去有兩種香味啊，頭一種香味，吃到嘴裡就噴香，過一刻呢：

“呃—！”，開口氣出來，可以是噴香，除此而外沒得旁的好處。

武二爺的量大，三大杯，這一壺酒就完了。不能怪這個酒少，那因這個碗太大了，嗯，不吃倒也罷了。這個三杯吃下去，好像這麼饞亮亮的，反而把饞虫吃了吊上來了，望望小二。小二在旁邊暗暗的伸舌頭：‘這個角兒的

酒量害怕，這種大杯啊，可算就是飯碗了，他玩一碗一口，這個量要算是海量了，深怕他吃醉了。’

“小二！”

“爺駕！”

“添酒！”　　‘咦，不能玩了，還曉你人家這個樣子吃飯是我還沒看見過呢，你人家兩碗還算不錯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，你人家就醉了，就不能過前面那座景陽崗啦！’

“你混講的什麼？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！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！拿酒！”

“噢，噢！”

小二不敢不拿，看到眼睛又翻起來了，走了去又拿了一壺一了下倒又完了。

“添酒！”

“來了！”

“拿酒！”

“到了！”

吃得來，富貴不斷頭，算了多少？五壺。每壺三碗，三五一十五。他在後頭蠻喊亂叫驚動個人啦，驚動那個? 驚動前頭櫃檯上小老板。小老板詫異啊，不曉得後頭什麼事啊，這麼喊喊吵吵的，不放心啊。小老板提著衣服從櫃檯到腰門口。再一望：噢！只看這一個酒客，小二站在旁邊伺候，低低的就喊了，喊什麼呢？喊：

“王二！”

這個跑堂的姓王，排行第二，就叫個王二。王二聽見小老板喊呢，隨時跑到前頭腰門口。

“小老板！你喊我做事啊？”

“後頭這個客家啊，跟你吵什麼事啊？”

“不得事嘔，他要喝酒！”

“要喝酒麼，開飯店不怕肚大，你當然拿了把他吃！”

“你曉得吃得什麼酒啊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這個‘三晚不過崗’！”

“咦喂！這個酒不能多吃啊！”

“就這句話了！”

“吃了多少了？”

“五壺！”

“哎呀！你真麻木！這種酒旁人一壺都當受不起，你把上五壺把他吃啊！”

“唉，他要吃呢嘛！”

“他家添不添啦？”

“不曉得！”

“我把個底把你，不添則已，他恐其再要添那…”

“唉！”

“手底下繞住些！”

“就是了！”

繞住些，怎麼講？在他們生意人的是暗語，不好明說。他如再喊添，你稍微給他兌點水，不要把這個正真貨把他吃了。你不能說明了兌水啊，所以就手底還繞住些，只有他們懂，外人不會懂得。小老板走了，小二當然照辦了。武二爺怎麼樣？武二爺還要吃。吃得真高興。究竟曾夠呢，夠是可以夠了，為何還要吃呢？他因為將才有句話已經說出去了：‘笑天下人沒酒量，爺吃三十碗挺身過崗’。他這個說到那塊，做到那塊。說吃多少，就要吃多少。即說吃三十碗了，差一碗都不行。他一壺就三碗，他吃了五壺，三五，才有一十五，還差著一半呢，所以武二爺還是要吃的。

“小二！”

“爺駕！”

“添酒！”

“來了！”

“拿酒！”

“到了！”

接著又是五壺。這個五壺，跟前首五壺呢，就很不相同了。前首五壺呢，是到底貨原泡子，這個五壺兌了水了。大約三成酒七成水。武二爺這一刻呢，

也不曉得好丑了。什麼道理？越吃越不對了。不怕他酒量大，吃到這一刻，把這個第十壺就吃得差不多。臉搞大紅緞子一個樣子，眼睛定了，舌頭舔了滾邊了，說話不大順便了。

“小二！”

“爺駕！”

“添酒！”

“你人家還要添酒的，不能玩嘍，你人家夠嘍！”

“你混講的什麼？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！”

“有了三十碗了！”

“有了？”

“唉，你人家望望看，你數酒壺啊，桌上共計一五一十，十八酒壺啊，一壺三碗，十壺酒就可是三十碗吧！”

“哈，哈！”

“你笑什麼事啊？”

“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了三十碗，又把爺怎麼著了？嗯？”

“唉，你人家的量呢是不小，就是眼睛定了，舌頭舔了插杠了！”

“你混講的什麼？”

武二爺這一刻不吃酒了，吃饅首，吃薄餅，吃牛肉。他直想喝酒，不吃菜。這一刻就吃菜，不喝酒。連雞蛋一起吃得乾乾淨淨，呃…！飽了。飽了，就不吃了。小二蘸把手巾，英雄擦擦手臉。

“算帳！”

“就是了！你人家請到櫃檯上會吧！”

“好！”

武二爺站起身，包裹哨棒這一拿，跌跌撞撞…

“唉，要慢慢的走，不要跌倒了，我來攙你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要攙！”

武二爺在前走，小二跟隨背後報帳。

“唉，前頭櫃檯上聽著啊！來客會帳，共計四錢五分銀子啊！”

這一陳吃不過吃了四錢五啊！哎，那刻東西價錢是不貴。

武二爺走到櫃檯前朝下一站，包裹朝櫃檯上一放，哨棒朝櫃檯高頭一戧，這個小老板把他望望，點點頭曉得他醉了，你看他這個臉上的顏色，眼睛都發定。武二爺把包裹打開，在包裹裡把個銀袱子取出來，烏綢帕包的，裡頭有三十多兩。他原來在柴莊動身，小梁王柴進送的五十兩路費，沿路用掉了十幾兩，所以還有這許多，最大的塊頭有二兩多重，最小的塊頭四五錢重。武二爺隨手拈了一塊，這塊銀子在我說的人交待，有一兩多哩，就朝櫃檯上這一放。

“隨你算！”

“啊，哦！”

小老板跑到裡頭拿了，把了把戥子，復行朝獨凳上存來一坐，面對武松，一團的神就望著武二爺這副臉，望過之後，就把這塊銀子朝戥盤子裡一放，右手兩指頭捻住戥毫，左手就捻住戥桿子。戥砣掛在戥桿子上，把個戥花一趕，一字平，把左手離開，右手就捻住戥毫，望望這塊銀子，抬頭望望武二爺的臉色，嘴裡頭報數目了：

“爺駕，你人家這塊銀子，我秤過了，是個一兩.....還欠一分呢啊！”

這種什麼說象啊，他就跟拖死蛇差不多，什麼道理呢？小老板起心不良。他看來人酒意大了，醉了，他看他這塊銀子很多，他想吞吃他的銀子，以多報少，這塊銀子究竟多重啊？他秤過了，實在是一兩五錢四分，他將才嘴裡報多少？報一兩欠一分，你看扼錯多少？一兩欠一分，九錢九，你看他這顆心黑成什麼樣子？九錢九嘛，就報個九錢九呢，什麼一兩要拖下子，‘還欠一分呢’，玩跌斷橋什麼道理？哦，他有用意的，他看來人雖酒醉呀，你曉得他銀子有數沒數呢？他照常銀子有數，你如其嘴裡頭就報個九錢九啊，提住膀子穿衣服，沒得多談了，他如銀子有數，他就要罵了，瞎鬧了，‘你家裡頭混帳啊！你錯我的錢啊！’那一來沒嘴回了，所以這麼這呢，他就改個樣說，玩一兩欠一分，給他走兩极，把這個‘一兩’在嘴裡光拖下子，‘一兩……’嘴裡拖住，兩個眼睛望住武松的臉色：他如銀子果然有數啊，聽見我報一兩啊，他就要吵了，他就要喊了：“啊，我這個銀子何止一兩啊？”。他如說到這句話呢，這底下就接上來了：“還有五錢幾呢！”可是把蛇就抬過來了’。他將才一兩出了口，見來人若無其事，足見他銀子不得數。既不得數嘛，一下再回下頭，‘還欠一分呢啊’。

且慢，究竟武松銀子有數沒數，朋友送給他的路費，他那裡還這麼小氣，還一塊一塊地秤，就秤過了也記不得。那來，貼起紅紙條子來了，還要把人麻煩死了哩。武二爺就隨隨便便地用，他莫說銀子不得數，他就即便有數，這一刻也不得數了，何以呢？他酒吃多了。武二爺還怕嚕囌：

“這塊銀子多還是少？”

“這塊銀子稍微多些！”

“多了就賞了把小二吧！”

小二站在腰門口，在塊望住，看見小老板在塊秤銀子，聽見小老板嘴裡報帳。小二也聰明，搶幾步跑到前頭來，把這塊銀子特為望望，做事啊？曉得小老板這顆心，專門錯人家的錢。小二骨裡跟他是不得過，這聽見客人說多的銀子賞了把他，小二嘴裡來得快：

“多謝爺駕！不送爺駕！明日請早些來！”

武二爺就把銀子朝包裹一放，包裹扎好，肩頭一背，哨棒一拿，出店門，抬頭望望，哎啊，東邊亮月子倒已上了。倒上亮月子，嗯，今日十月半的日期，他是太陽大偏西進得鎮，他吃酒的時間不小了，而且這個十月間日天最短。十月中梳頭吃飯工，此時月光將上。武二爺背住包裹一直向西而去。

這個小老板跟小二決沒有顧武松，他們一團的神擺在銀子高頭，小二呢，心神也擺在銀子高頭，曉得小老板把人家錢錯下來了。小老板呢，居心錯的錢，自己上腰，沒得把這個小二，各有所思，順手就把這塊銀子朝抽屜裡撂了。小二上來了：

“噯，小老板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不要朝抽屜裡撂，將才這個客家說多的銀子賞了把我！”

“賞了把你？”

“賞了把我嘛，你要把我呢！”

“把你嘛，這塊多呢！你不能連正帳一齊拿噯！這塊銀子九錢九呢，客人吃了四錢五，我把這塊銀子收起來，我找一塊五錢四的把你，錯不錯？”

“噢！這塊嚕里不囌的，你把這塊銀子把我，你把我，回頭晚上算帳，回頭到了晚上了，我當然找你的錢！”

“我們這一刻兒就把它結掉了，不好嘛？”

“不，回頭晚上算，你先把我！”

“你要這塊銀子做事啊？”

“你要這塊銀子做事沙？”

“我要這塊銀子有所謂，因為你家嫂子，日前叫我代他打根簪子，這個鎮上銀匠店裡銀色又不好，跑到鎮裡去啊，覺得又不稍微遠一點，我想代你嫂子打根簪子……”

“慢忙！我家嫂子是寡婦，你怎麼打簪子把她的？”

“噯。你不要弄誤會啊，不是你家那個摘親嫂子
啊，我家女眷！”

“你家女眷，怎麼又是我的嫂子？”

“我跟你弟兄相稱，我的歲數比你大，我的老婆可是你的嫂子！”

“咦，不錯，不錯，不錯！”

兩下正在塊說住，老老板叉步進店。